

与疫情赛跑的孕妇

原创 黄靖芳 南风窗



预产期快到了，摄影师殷超马上要迎接他和妻子的第一个小孩。

原本一切顺利。孕期里的每次产检后，医生都会开心地告诉他们，各项指标很正常很标准。他们知道，还在肚子里的宝宝很健康。

直到疫情爆发，消息漫天，住在武汉蔡甸区的殷超心里“有点慌了”。眼看着区内的医院逐一成为发热门诊定点医院，他在微博写下求助的信息：“在这个难过的寒冬，我和我老婆的宝宝在这个2月即将要到预产期了……蔡甸的各大医院全部都被发热门诊征用了，包括妇幼。这让我们2月要生产的宝妈们如何是好啊”。

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将不安犹如病毒一样播撒。

各地严阵以待，封城封路，以杜绝感染为先，但同时，湖北一群数量庞大的准爸爸、准妈妈突然发现他们日常的需求成为了奢望——生子、保胎、拿药，都变得很难。



恐慌，突如其来

最近的一次产检，殷超很谨慎地做足了出门的准备。除了口罩以外，他让妻子用上了家里唯一一双一次性手套，头上戴着洗澡用的塑料浴帽，衣服外还套了一件做菜用的罩衣。已经没有手套可以用的他，往手上套了两个塑料袋。

那天，他还带了一瓶自制的消毒水，是自己调好的比例，装在了平时喷花的喷壶里。他们去到医院是早上8点30，因为发热门诊在另外的楼里，科室内外总共也没有几位求诊的人。

殷超说，因为住在老家，乡里不缺粮食，缺的是防护用品。最初，他没有想象到肺炎的事情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发展，除夕前一天，他才想到要去买口罩。1月23日，他买了一盒50个的口罩。



同时，蔡甸区的医院逐一在为疫情做调整，从最开始的一家医院，两家医院，到今天区内的所有医院都在接受发热病人。

他发愁的是要选择在哪家医院生产。离他们最近的是蔡甸人民医院，实际上医院就发热人群和其它就诊人群做了区分，前者从侧门进，后者则从正门进去，各自的通道不同，理论上已经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可能。但“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”，殷超担心。

妻子所惯常产检的医院将需要在2月生产的孕妇拉到了一个微信群里，**群内有104人，也就是说在这片区域里至少有百名孕妇面临着几乎一样的情况。**有人的预产期提前了，在疫情来临之前生产，也有人为了更好的医疗条件，“冒险”到市区里面的医院生产。殷超则不这么想，始终害怕被感染的风险太大。

他研究过医生在群里发的不收治发热病人的武汉妇产医院名单，本来选定的是市区里的仁爱医院，可在那段时间他看着新闻里确诊人数的增加，“病情的增长量有点可怕”，变得犹豫了。况且此前的产检结果显示宝宝身体状况不错，他不觉得有必要冒险进到市区。

< 1

武汉留守孕妇群(44)

...

我也不清楚，这些车是不是用来拉发热病人的，不知道孕妇用有没有感染风险

这些车会运送发热病人吗？

孕妇使用安全吗？

邀请加入了群聊

"傻妮"与群里其他人都不是微信朋友关系，请注意隐私安全

百家

我37周5天了，差不多一个月没有产检了，之前去都正常，去了也是做常规胎心监护，现在不去产检了，有关系吗？

@欢欢~预产期2.26 你是住在哪里？准备去哪个医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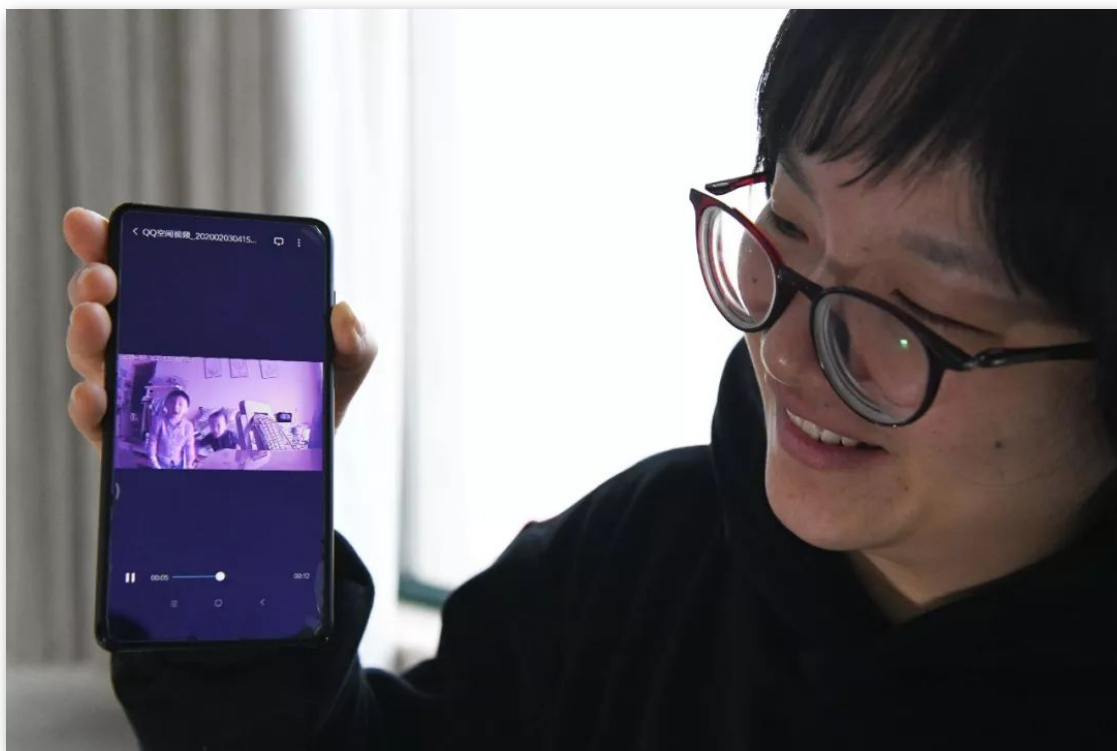


眼下的状况，是很多人都意料不到的。几天前，殷超的爸爸出门买了一趟菜，超市10点营业，开门前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了。一开门，“那就不能叫购物，叫抢东西”，爸爸转述说，拿好的东西得赶紧去结账，要是犹豫的话很快就被拿走了。

疫情，和紧接着的应对措施是措手不及的，往往在他们还没反应之时，一个浪花就拍过来了。

一直在协助武汉孕妇解决困难的志愿者海豚说，“**孕妇群体的状况很复杂，不仅仅是有个产房生产的问题。**”她说得没错，在殷超一家的情况以外，还有各种状况。

1月22日，徐芯从武汉回到黄冈的公婆家，因为其时疫情的消息已经扩散，回来后她和老公很自觉地进行监测，每天都测量体温，一周后她发现自己的体温偏高，“我也很害怕是（感染了）干嘛的，结果用试纸一测就释怀了”，原来她怀孕了。



2月3日，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，刚刚结束大夜班的方季在展示家中智能摄像机拍摄的孩子画面

每个新生命的出现，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。怀孕的消息让徐芯倍感欣慰，这是她努力备孕数月的结果，但当她有意出门看医生时，就发现黄冈的情况一日千里。2月1日，黄冈宣布实行“最严”出行管控，数据显示黄冈的确诊病例在不断上升，其严重程度，远超出黄冈人的意料之外。

徐芯小心翼翼，是因为怀上孩子不容易，那是她的第二次希望。



“一切都是未知”

徐芯今年31岁，自从发现怀孕后，她就和医生保持着沟通，原本在怀孕后她马上要去抽血、查孕三项，了解自己的激素水平，焦急的是，“医生已经告诉我要吃什么药了，但我手上没有这些药”。

吃药，不是因为她的抵抗力不好，相反，“我们这种人是属于平时看起来身体特别好，抵抗力特别好的”，**但是一旦进入妊娠期，体内的某种抗体就会出来工作，将胚胎当作敌人发动攻击。**

“好心办坏事”的免疫系统将胚胎扼杀在子宫内，让“怀孕”这件事变得具有不确定性。2019年2月，第一次怀上宝宝的徐芯经历了胎停。

她是在后来的检查中才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对劲，“才知道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，怀了第一个是这样，第二个也还是”，她说自己没有办法像别人那样轻松地怀上宝宝，即使进入了孕期还需要时刻担心宝宝，一刻都不敢放松。



“一切都是未知”，在武汉江岸区居住的小猫这样说，她所居住的地方，离疑似的病毒发源地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五公里。封城以后，她已经不再出门，干粮和肉菜是妈妈和婆婆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拿过来的，足够他们吃一段时间。

没有被感染是幸运，但是这份幸运没有让她安心。小猫已经怀孕21周，她说疫情发生以来“没有一个孕妇心情是好的”，无不是迷茫、害怕、压抑交杂。小猫算是高危孕妇，她已经35岁了，第一次妊娠胎位不合适，医生告诉她这会导致宫外孕，她不得不放弃；第二次是2018年5月，宝宝已经27周，同样经历了胎停。

这是她的第三次妊娠，她在今年才得知自己患上的是非典型抗磷脂综合征，需要不断用药控制身体的情况。否则血液会不断形成细小的血栓，影响到胎儿的营养输送，最后危及其存活。

小猫始终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了这样的病，她认为只能归咎于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好，熬夜，饮食不健康，不爱吃蔬菜，也可能跟心情也有关系。



小猫需要注射的药物

她和徐芯的情况类似，但更严重一点。小猫要在怀上的第一天就开始打低分子肝素，这是一种需要自己打在肚皮上的注射剂，一天两针，搭配阿司匹林一起成为每天必备的药物。过年前，她凭借处方在医疗网站上囤了不少，但也只足够她再多用十几天，这种处方药得让医生开，而省妇幼医院的门诊已经停了。

给自己打针不容易，小猫说第一次打的时候会害怕，她都是跟着视频慢慢学。为了防止过敏，她在最初跑医院很勤快，隔两三天就去查一次血，看看自己的指标是不是还正常。

群里有孕妇因储备不足，只能将一天两针的规定频率改为一天一针，但这样很危险。**减少药量的话，血液可能随时会回到凝固的状态，情况变得不确定。**

目前的情况，小猫说不是要求谁“来特别照顾的问题”，只希望有一个“安全的地方”来接纳她们，让她们能安心产检，把宝宝生下来。

各个渠道的消息很多，小猫也听说省妇幼里开有产科的急诊，可是她对更详细的情况一无所知：“别人是不是只接待很紧急的孕妇，接不接待你，这个都不好说”。



因为多次注射，肚皮已经出现了青紫色的瘀痕

在这时，孕妇之间的互助变得重要，有药物余裕的孕妇都会在群里提供信息，互相对接，至于如何送达，距离较远的用还在营业的快递，同城的就开车送到一个地方对接者再去拿。这种零散、原始的互助是在跟疫情赛跑，要是目前紧急的情况持续下去，大家都在暗暗担心，互助能不能跑得赢？

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群友在群里建议说，“最近疫情严峻，备孕推迟考虑。”



尝试，再尝试

徐芯经历了三个月的备胎过程，那段时间里她平日上班，周末跑去医院。医院人多，处处都要排队，她经常从“早上7点待到晚上7点”，等待医生为她开中药，有时还会要针灸。

医生开的药会有副作用，徐芯怕上火，偏偏喝下去药以后整个人很热气，还会头疼，她不得不忍着喝掉，回想起来她忍不住感慨，“就是想生个孩子，为什么会这么难呢？”

在孕妇群内，保胎是一个动词，如果有人问现在xx医院还能保胎吗？就是在问现在还能否有医生能提供这一系列的服务，“保胎”意味着随时和医生联系，让医生为你的身体“做调整”，也就是对身体做检测，直到肚里的宝宝顺利出生。

她现在的心情，小猫很清楚，她感慨道：“一路走来都很艰难，现在变得更难了。”

妻子的预产期越来越近了。

殷超已经准备好了住院所应该带的东西，一件件备好，只要有突发的情况，拉起箱子就能走了。几经考虑，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医院。在这个特殊时期里，每个人都自觉而克制，他对《南风窗》记者说，“我们这样的情况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好，你们也多关注那些条件更加苛刻的地方”。



武汉作为疫情最中心的地区，一方面病毒来势汹汹，另一方面也仍然不失为集中了省内最多医疗资源的高地。其周边地区的医疗情况，远比不上武汉。

在黄冈的徐芯已经联系到愿意出让药物的朋友，这是她所能想到解决目前困境的最好办法。但现实是，尽管两方都在黄冈，没有快递，不能通车，药物始终无法传递。

接着，徐芯为此想了很多办法，几经曲折。

2月3日，经过志愿者的提醒，她想到可以通过邮寄至县城红十字会的方式运送，但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她，如果物品由他们签收，那将直接交由其统一调配，也就是说她几乎不可能再拿到药了。

此路不通，她只能选择次优方案。她电话咨询了县人民医院，医院的药不全，只有两三种，比如环孢素就没有。但是，她最终决定让丈夫“冒险”到医院走一趟。

丈夫开车从家里出发，在从村子往镇里的出入口被拦了下来，工作人员告知他因出行管控措施，车辆无法通行。



于是丈夫将车停到一边，直接选择走路到达。不久也被截回。他再次被告知，在这段时间想通行只能办通行证，但符合办理的条件通常只有两项，一是受感染的病人，二是马上要生产的孕妇才可以。他们打给交警，又打给县的防疫指挥部，讲了拿药的迫切性，在数次觉得自己像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后，通行证还是没有办到。

一件平时用十分钟就能完成的事情，在这个紧急时期举步维艰。这段拿药的尝试，暂时以失败告终。

“控制疫情我们能理解，但是有紧急需求的人怎么办呢，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呢？”，徐芯哭了，“我已经经历了5天的碰壁，心里面又很着急，你知道吧？”

因为看新闻太多，小猫出现了网上所传播的“应激反应”，从一睁开眼到闭眼都是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，睡眠变得不好，还会做噩梦。

这种情况相当普遍，殷超回忆，疫情进展迅速的阶段，那几天全家都在盯着电视看，但到了最近，看新闻的频率已经变得很低，只能是每天睡觉前看一眼，其余时间都尽量找电视剧来看，“**不能让自己每天都处在这种数字的笼罩之下，感觉很压抑。打开微博，都是一些让人很焦虑的事情。**”



疫情之下，他感觉无能为力，“这段时间能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就是最大限度了”。

有人问过小猫，你们在孕妇群里怎样相互打气，排解焦虑情绪？她回答说：“真的没有办法排解，因为我们买不到药，买不到针，如果是正常的孕妇还好，像我们这样一类人随时面临着胎停。”

当然，也是有好消息传来的。小猫有一位朋友，需要一直打孕激素黄体酮，之前在打的诊所都关门了，她在抖音上求助了河北生殖医院的院长，院长马上给她邮寄了黄体酮的替代药物雪诺酮，“院长说她不在武汉一线，但能帮到忙感到十分欣慰。”小猫听后，觉得很感动。

2月6日，顺丰快递在黄冈当地重启了小物件个人寄送服务，徐芯终于收到了朋友从武汉寄给她的所有药物。

前一天，殷超的女儿顺利出生，他兴奋地发来消息：“我老婆早上8：50刚诞生我们的宝宝”。所有在等待和焦虑中的孕妇，无不期望拥有这样的结局。

（文中徐芯、小猫为化名）

作者 | 南风窗高级记者 黄靖芳

编辑 | 李少威

排版 | STAN

图片 | 部分来源于网络

关注疫情 我们在行动

关注南风窗，查看实时报道合集



冷静地思考 热情地生活

投稿、投简历
newmedia@nfcmag.com

广告、商务合作
nfcnewmedia



长按二维码关注

猜你还想看

围观

[“我哭了，只求一张病床”](#)

故事

[活着，在武汉](#)

热文

[小胖子李文亮](#)



[点击购买最新一期《南风窗》](#)

[点 在 看](#) 让理性的声音传得更远 